



庸城笔迹

石继丽·著

■ 狗尾巴草上的青春

我的婚礼是在一个非常阴冷的冬天完成的。那天飘着雨，跟在长长的迎亲队伍后面，我满怀心事地走着，沿着城南一条叫半边街的小巷。一排低矮潮湿窄小的新房只有几张写着对联的红纸给婚礼增添一些喜庆。一棵粗大而古老的梧桐树像一个饱历沧桑的世纪老

人漠漠地立在塔南中央，黯然而凄然的枝条给这塔院添很多凉意。枝枝丫丫上挂满了爆竹，依稀可见新的伤痕。这是一个四百老

方米的老人屋晒台场，我看到亲戚们就坐在雨地里，随意地指点着我。

对又一对年轻的男女相拥着在大街上晃荡。这是个很爽朗的秋天。一些外国游客提着大包小包旅游产品，

穿着和她们一样的衣服，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肆意地招摇。这个小镇上，条件变成了几个各出

到处可以看到雷同的店铺，在湿漉漉的街道，红红绿绿的男女，红红绿绿的霓虹灯，红红绿绿的剧场，红红绿绿的店面。

红红绿绿的房子，还有那红红绿绿的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尾巴草上的青春 / 石继丽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12

(黑土文化丛书 / 曾祥彪主编)

ISBN 7-5317-2014-0

I. 狗…… II. 石……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F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66124

作 者 / 石继丽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红升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 32开

印 张 / 18

字 数 / 240千字

版 次 / 2009年12月1版

印 次 / 2009年12月1版

定 价 / 320.00元 (10本)

书 号 / ISBN 7-5317-2014-0/I · 1965

contents

目录

8	天堂里有没有陆弟
29	庸城笔迹
54	县委书记的住院轶事
69	一条鱼的足迹
96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21	无常往事
129	像茅草一样活着
140	穷人的狗
147	烦恼例假
181	乡干部是怎样炼成的

庸城笔迹

张家界旅游风情读本

石继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诗意的乡愁

你可以不曾来过人间
但千万别告诉我你不曾到过张家界

为小人物立言的歌者

——序石继丽的中短篇小说集《庸城笔迹》

张心平

读石继丽的小说，我想起西方学人的一句话：“女人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女人的大脑装有一千零一根制造幻想的神经”。而激情与幻想，乃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素质。石继丽的小说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石继丽小说创作路子正，主题厚重，文字干净。她不倚恃女性搞所谓“下半身”写作；不炒卖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习惯，不去寻求“旁门左道门”，不取巧，不媚俗，不猎奇，而是扎扎实实地写实实在在的人和实实在在的事。读她的作品感到离生活很近，离读者很近，给人以亲切、厚实、大气而又活脱的感觉。她的小说严肃，却不乏机智幽默感，有独特的体验，引人思索。作品叙事节奏明快流畅，却不失于肤浅，常常直逼人性的追问。她还擅于恰到好处地引用民间口语，大俗而大雅，使文字陡然鲜活生动，好读耐读。这些都使她的小说体现出独特韵味风采。

石继丽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开掘人物的情感世界。她笔下的人物，仿佛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大家平时非常熟悉的普普通通的人；她所写的事，也都是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事；她所描写的人的生存状态也都是我们平时司空见惯了的。烦恼的苏小颜、挣扎的陆弟、坠落的志鹏、穷人的狗、犯罪的“我”，虚伪的郁书记、粗俗的婶、清纯的石小雅，多难的草儿，鬼魅的五娘……对于社会世相的一鳞一爪，她观得真，察得细，想得深，写得活，将这些碎片断景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杂色缤纷，鲜活生动的中国小社会了。她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将这些普通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人和事，用多重的层次，绵密的针脚，婉曲的精神轨迹和情感脉络，朴素而波俏的语言，制成一个具有思考分量的艺术品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为那些急功近利、害怕吃苦、只想走捷径一夜成名的人所不齿，却是真正的作家艺术上少走弯路，终成大器的必然途径。

石继丽笔下的平凡人物带点灰色，却不灰暗，作品在淡淡的悲剧气氛中蕴藏

许多让人深思的内涵。作为女性作家，石继丽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独到的女性视野。《烦恼例假》的故事是当下社会中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苏小颜本是安分守己贤妻良母型的知识女性，由于丈夫刘克强混迹于官场，春风得意，拈花惹草，冷落了柔情似水的妻子苏小颜。苏小颜万般柔情，却唤不回丈夫的一份热情，使她真正成为了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苏小颜心里痛苦至极，终于连例假也出现了不规则现象。她在感情和理智的纠葛中左奔右突，上蹿下跳，备受折磨。以至多年后当她遇到了老同学江涛，便很想结束那痛苦的情感生活，但碍于各种现实利益，又顾虑重重，欲罢不能，欲行不忍，还是想持守最后的防线。但丈夫依然我行我素。面对这无法改变的冷漠生活，苏小颜终于从内心发出了“我要堕落了”的呐喊。其实这种声音早在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就有人喊了出来，可是直到今天还显得那般无奈。柔弱女性依然面临着社会的、家庭的、传统的、新生的、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来自他人和存于自身的太多太多的困扰困惑困窘和困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关怀女性人性的自由舒展依然是一个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话题。作者选材角度独特，文笔流畅，取材于都市生活的一片一羽，然后用一种调侃揶揄的笔墨表现出来，发人深省。在描写苏小颜的情感世界时，石继丽始终抓住情感的放纵与收敛，理智的清醒与迷乱，生理的冲动与约束三者之间复杂的交织消长的关系，让情感在意识与无意识，道德理性与生理冲动，超我、自我与本我构成的磁力场中冲撞、滚动，几经反复，终于完成了苏小颜感情的转换。情感转换的全部过程写得幽绵缜密，丝丝入扣，真实贴切，发人深思。

既然是小说，写好人物是硬道理，石继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凭借情感世界的饱满和细节的真实生动显得非常鲜活——这还只是其中的长处之一，更可贵的是，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既背负着历史文化的重荷，又备受现实生活的洗礼，深深地烙刻着时代的印记。“天堂中没有”，只能存在于苦难现实中的那个“陆

弟”（《天堂中没有陆弟》），他的善良，他的遭遇，他悲剧结局，晃动着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的影子，但他又绝不是鲁迅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人物。陆弟一生都在抗争，不管主客观情况如何，他娶妻生子，他助人为乐，他以自己的牺牲维护妻子的尊严，他以生命的残照奋不顾身救助老人……一句话，哪怕再艰难，他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作一个给家庭和邻里带来幸福和好处的人。他的精神和行为堪称高尚。可是，在世俗的世界里，他付出的是心血，是尊严，是生命，收获的却是冷漠、歧视、误解、嘲讽、偏见，使他最终冷冷清清地离开这个对他太多偏见，太多歧视，太少温暖、太不公平的世界。他的一切努力与挣扎，都是空争、白争。“悲其不幸，哀其空争”，但恰恰又是这种“空争”撞击出正义善良的人性火花，使读者记住了一个血肉之躯的陆弟——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石继丽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陆弟这个人物最具特色、最有新意、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石继丽擅长于用反串的手法易性写作。扮成男人，以第一人称作男性表达，同时也从男性视角审视体会女性，实现男性女性的人性对视、对审、对话，体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的智慧灵气和丰富的想象力。

小说《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主人翁“我”——江枫，是一个从小缺失家庭温暖和教育，混迹社会游荡偷窃，却有着顽强生命力而又相貌堂堂的顽劣青年。他因打架受重伤而住院，却无意中碰上在同一病室照料被车撞伤的父亲的大二女学生梅兰。在沉静透彻、清纯善良的少女梅兰眼里，一个受伤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伤得这么重一定是受了别人欺侮，受人欺侮而受伤就更值得同情。于是她在照料父亲的同时，也悉心照料他、关心他、帮助他、同情他、鼓励他。这一切像一泓洗涤污秽泥垢的清泉水，唤醒了“我”被深埋已久的人性良知，由感激开始滋生出缕缕爱意……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一个始于同情，一个始于感激，两相交变终于成就了一场超越世俗，超越物质，超越肉体，超越婚姻，万千曲折，峰回路转，彰显美好人性的荡气回肠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当然，我们也许会发现，作品中对那样一个主人翁的男性心理和行为的描述，有着女性作家明显的烂漫想象和理想期翼成份，但却丝毫不影响作品和人物的真实感和可信性。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作家对人生体验的表达。

记得米兰·昆德拉在一本讲小说艺术的书里说过：“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

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小说《一个男人的城市笔记》取材于一个特殊人群的特殊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作者依然用她所喜欢的第一人称反串——用男性视野易性叙述的手法讲述故事。这部作品显然是《天堂里没有陆弟》的姊妹篇，这两个作品在石继丽的小说世界里应该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同样包涵着作者深刻的审美理想。作者的深刻在于她不仅仅把笔意停留在叙述“草儿”们承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上，而是着力于发掘发现她们在不堪忍受的苦难中依然保持着良知的坚韧和人性的温润善良，并由此对农村、农民，社会底层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拷问。文学作品是作家与社会交融的产物，文学是传递心灵史的媒介。作为女性作家，石继丽深深懂得，爱——对于女性生命有着基础性的特殊意义。石继丽的小说体现了一个善良的充满爱心的女性作家希望社会和人们以人文的、人道的、人性的爱意，真正去理解、去关怀、去善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这就是作家堪为高尚的悲悯情怀，心性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石继丽这部作品集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独到的寓蕴。如《穷人的狗》，以拟人化手法，托借一条狗对同一屋场上前后有过的两栋房子，一贫一富两对夫妻的生活见闻告诉人们，物资的富有并不等于男女间有幸福的生活，纯真的爱情却可以让贫贱夫妻在相濡以沫中获得幸福的依偎。《乡干部的是怎样炼成的》《无常往事》《县委书记的住院轶事》《一条鱼的足迹》等等，或写平民世态，或写官场人生，或冷静从容，或诙谐调侃，笔触所及，总是不乏趣味，不无寓意。这不仅仅见证了作者把握小说艺术的功力，同时也让我们洞见作者热爱生活，留心生活，思考生活，善解人意，理想人生，充满同情心，怀着正义感的可贵的品性质地。

石继丽中短篇小说创作在艺术手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她在构筑情感与人物时，擅于紧紧抓住人物情感转变这个枢纽。她善于写“转变”，即人物思想立场的对转和由此导致的情节的对转。写“转变”，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曾经是困扰了作家20多年的写作难题。今天凭借人们认识的深化和禁区的打破，作家描写人事的转变的障碍已经扫除，但要真正写好人物与情节的转变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是对一个作家才情的考验。有意思的是，石继丽对描写转变似乎情有独钟，书中所选各篇小说，除了通体象征的现代

派意味的《穷人的狗》以外，其余篇篇写转变，而且几乎都是“对转”。《烦恼例假》写感情的对转，《天堂里没有陆弟》写看法的对转，《一条鱼的足迹》写命运的对转，《像茅草一样活着》写性格气质的对转，《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写人生观的对转，《县委书记的住院轶事》写精神面貌的对转，《乡干部是怎样炼成的》写俗与雅的对转。感情、思想、精神、性情、气质、命运的对转，必然带来情节走向的对转。石继丽小说中的情节发展轨迹，没有一篇不呈圆弧形的。从原点出发，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后，又回到了原点。就像非洲丛林中的猎手手中的弯刀，奋力扔出去，划过目标后，又回到了猎手的身边，弯刀虽然是同一把，但刀口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对转。在《乡干部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中篇小说里，作者对整个对转的过程，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无论是层次还是线索，无论是人的思想成分、情感因素，还是心里活动、语言表述都表现得那样细致，那样饱满，那样富有分寸感，那样自然得体，让人折服。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艺术功力的体现。难能可贵。

石继丽小说的成功当然还倚重她的文学语言。石继丽的小说语言大都来自生活，并经过恰到好处的提炼和自入得体的运用，使文字显得清新、朴实而又波俏，韵味别具。乡干部下村，一伙男人中夹一个叫喜梅的妇女主任，“喜梅点心一样夹在中间，大家都很快活。”（《乡干部是怎样炼成的》）。30出头的苏小颜对丈夫的要求不只是生理的，而且是感情的。“尽管她已半老徐娘，仍在内心渴望的是那种轻触于指尖，撩拨于发丝，香吻于耳畔的温柔恋爱，而不是无根本差别的那种简单劳动。”（《烦恼例假》）。志鹏的堕落本来是恶势力一手造成的悲剧，可人心不古，说志鹏“成了全局人上班下班以及饭局牌局上的小辣椒，有滋有味地在人们的舌头上翻来覆去。”（《一条鱼的足迹》）。暴富的婶打算把两桩喜事儿一次性办了，“说是家里盖了新砖房，并且还要结婚，两场麦子一场打。”（《像茅草一样活着》）。一个没文化的年轻男子出于真诚的爱，手拿《红楼梦》到大学校园找他的恋人时，“我感到心虚，好像一个不会水的人突然濒临深潭一样惶惑不安。”说日子难捱，“春夏秋冬像剥树皮一样，慢条斯理的……一年终于捱过去了。”（《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石继丽的小说语言很有点调皮，带点反讽的意味：“共产党员嘛，不搯共产党的芝麻油，不吃共产党的芝麻糊，不喝共产党的芝麻酱又沐浴谁的温暖呢？”石继丽笔下的人物

语言很有个性，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对人物的塑造是很有作用的。另外这本小说集配置了著名画家李军声先生和摄影大师彭立平的作品图片，再现了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和画面，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既给人真实感、现场感，又激起一种想象力，不失为一个大胆而有新意的尝试。

石继丽小说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这是一位已经取得一定成就，还有巨大创作潜力的女性作家。因此，更加放宽视野——包括思想的和艺术的深度和广度是她必须面对，而且完全可以面对的下一步。跨出一步天地宽。大气是她的潜在气质，是她在对生活做艺术处理时的一种气度；假若能在对生活关照中透映或者折射出更加宏阔纷繁的社会流变，在故事叙述中留意更有启悟的人性指向，她的小说一定会写得更加出色。

作者简介：张心平，国家一级作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

2009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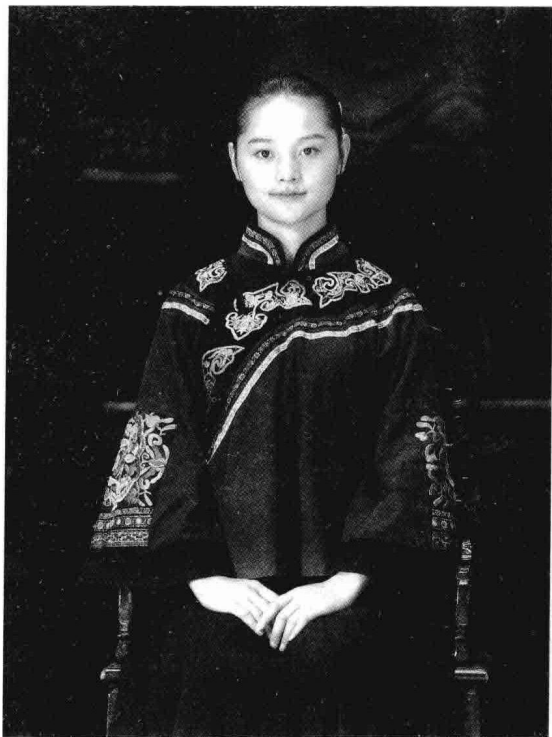
天堂里有没有陆弟

一

我的婚礼是在一个非常阴冷的冬天完成的。那天飘着雨，跟在长长的迎亲队伍后面，我满怀心事地走着，沿着城南一条叫半边街的小巷。一排低矮潮湿窄小的新房只有几张写着对联的红纸给婚礼增添一些喜庆。一棵粗大而古老的梧桐树像一个饱历沧桑的世纪老人漠漠地伫立在塔的中央，萧瑟而凌乱的枝条给这塔凭添很多凄凉。枝枝丫丫上挂满了爆竹，依稀可见新的伤痕。这是一个四百多平方米的老队屋晒谷场，我看到亲戚们就坐在雨地里，随意地指点着我。

当我被领着给这些没有见过面的亲戚敬酒时，塔外的另一端忽然也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一个穿着一身火红泥子衣裤的女人在稀稀拉拉的几个送亲陪伴下很急促地走来，一闪就进了对屋。原来对面屋里也娶亲。许多亲戚都离开饭席，挤着看“新姑娘”去了。婆婆急忙吩咐帮忙的伙计将大捆的鞭炮解开，一串串地挂在梧桐树上，同时点燃，说要在气势上压倒他们。于是，外面的鞭炮声简直要将半边街陈旧的老屋震垮似的，隔着窗户见那上个世纪的风火墙上的灰土“嗖嗖嗖”掉下来，老瓦屋屋脊上面的干枯枝也一节一节地落在了青石板路上。

婆婆很快跑进屋对亲戚们说：“新姑娘是陆弟屋里的，



深宅冷梦

是桑植哪山旮旯里的，听说也是没爹没妈的草把！”说完有些不屑一顾地一翘嘴巴，使得那张本来还算好看的脸显得刻薄。“她肚子都好大了！哎呀，萝卜配腌菜。陆弟一没钱二没本事，就得个爹妈留的破屋场，结个婚算是上辈子积德了！”说完非常骄傲地挺胸收腹出去了，亲戚也都被她带出房子。

后来的几天里，雨一天接着一天。雨点单调地滴在瓦背上、青石板上、塔子里那棵沉默的梧桐树上，差不多就用这同样的声音连续了几天。这声音起初只到我的身边，后来就渐渐地进了我心里。我很拘谨地和丈夫家人相处着，想着不明确的未来，内心充满了郁闷。我想我原本不是这样开始我的幸福生活的，我本来是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的，可是五年前他得了肝癌，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太远了，远到再也不能回来了。

在这个小城里谁都知道我曾另一个男人的媳妇，我也很愿意沉入在这种美好回忆的想象中。一天晃晃悠悠地从那条熟悉的小巷和人们的古怪眼光中穿过。

结婚那天，我刚好二十八。而那叫做丈夫的，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大龄转业退伍军人，有着和军人完全不相匹配的忧柔寡淡。

连着的几天，让我感觉到好象这栋旧屋里装的全是古时候的东西，规矩很多。婆婆很热心地教我礼数，自告奋勇地给我讲了和我一天结婚的陆弟的家事：

陆弟的爷爷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文革”时被揪出游了一个多月的街，最后跳门前那条澧水自杀。陆弟奶奶很漂亮，津市的人，说是他爷爷到常德运盐时运回来的。长着一对非常粗的长长的辫子。红卫兵用它编成两根粗绳，系上一块五六十斤重的岩石批斗，结果他奶奶从凳子上摔下来成重伤，最后不治而死……陆弟的父母一夜之间变得非常革命，参加了原大庸县的保皇派，亦在一次武斗时被乱枪打死，听说就死在了如今的老十字街口上，很惨。陆弟现在只有父母留给他的一个五六分地基的两层木楼房老屋。婆婆最后有些恼恨地望着那颗老梧桐说：

“这半边街就是我吴家和他陆家的家业。如今好多人住的房子都是你姥爷和陆弟家的，陆爷爷生前也娶了四房太太的。”说着，婆婆脸上露出惬意的笑，瞬即又摆出一副名门闺秀的大家风度，两手往双膝上交叉放着，很优雅的样子。

“但他们这些亲戚间再未走动了，陆弟就一根独苗苗儿。”婆婆又补充道。

后来，婆婆不断地给我重复上面那个故事。以我的理解，婆婆是借陆弟证明

自己高贵的出身。可我知道这陆弟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后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竟是那么不可分割，甚至它们还渗透到我的内心，构成我的安宁，甚至我的苦恼。

二

丈夫被分配在最偏远的煤矿工作。这使我初次明白了“寂寞寒窗空守寡”的境遇。我沿着家——单位两点一线模式生活着。一走进这座低矮的岩石和黄泥巴粉成的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的心也变得潮湿阴暗。我住在最旁边的两间小屋子里，窗子外面是一个我难得喜欢的葡萄架，塔外那条长满青苔的小巷偶尔来往着用竹篙翘着鹭鸶的打鱼人。塔子四周铁网似地拉着房子，好像这塔子不当阳似的，屋都背着我。拉开粉红色的窗帘，唯一可以在夜里感受到还有气息的就是陆弟家透出的微暗的灯光。虽是市中心，给人的感觉是冷清得很。然而我和陆弟象有某种默契似的，固执地坚守着沉默，甚至在他短暂而孤独的一生里，也没能完



喜盈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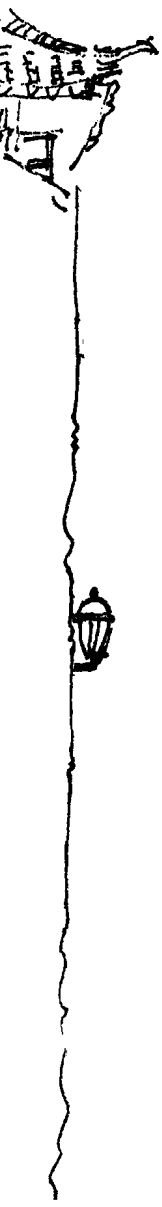
成一次最简单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陆弟长着一张清瘦文雅的脸,两道剑锋一般的黑眉,一双深深的大眼睛很突出,在嘴角上带着微笑时,有些羞怯。一张和善的脸上,倒没有刻下上个世纪各个重大事件的仇怨痕迹。那时陆弟算是城市里的渔民,每天夜里出去,早上从澧水河望江楼码头上岸,捞一些虾米、小鱼和螃蟹到集市上去卖掉,换些油盐酱醋米。

大约五个月后,陆弟媳妇给他生了个非常好看儿子,后来我知道他取名叫豆豆。每当我上下班经过他家时,陆弟和漂亮媳妇有些小心地试着向我友善地一笑。逢着太阳了,我也偶尔在摇篮前停步,看看豆豆,摸摸他的小手小脸什么的。豆豆一点不像贫民家的孩子,高高的鼻梁,方正的脸,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大而有神的眼睛。回到家,在那暗窄的小屋里,我三心二意地在煤火上做着一个人吃的饭,很落寞。有时候,干脆打开一小扇窗,看那棵梧桐树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片儿,在风中飘着,看陆弟夫妻围着孩子幸福地忙碌。常常看到陆弟从煤灶上提起锡壶往杯子里冲水,又将饼干放进去,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去喂那婴儿。婴儿大口大口地吃着,小狼一样。陆弟快乐地站起来,吹着口哨。陆弟妻的嘴巴月牙儿似的不时发出轻脆的笑声,可以看见洁白的牙齿在薄雾中闪光。

我也分享着,不想问为什么,快乐好像关不住似地从塔外面往我内心流。那时候,每天都有笑声从塔那边传过来。有一次我还看到他们家留一个耍猴戏的老人在一起吃饭。那个老人带着三只小猴,它们不时轮流遛上老人的头顶,把稀疏的几根长发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听见他们快乐地哈哈大笑。

我寂寞的日子也就这么被轻轻地带走。我习惯于在下班之后打开窗户看看他们。至今,我都能清晰地记起陆弟给他孩子洗澡的特殊方式和细节:一个大木盆里放一个小板凳,豆豆如同坐在一个小小湖泊中央的小小孤岛上。陆弟用一条红格子毛巾向孩子身上拨弄着水花,又不断抚摸孩子的背和腋窝,再捏搓孩子的小脚指缝。朦胧的黄昏里陆弟噙起嘴吹起口哨,小巷的灯光依次地亮起来。最后陆弟又去端来一盆清水,一手抓孩子的手站立着,另一只手则拿起一个葫芦瓢,一瓢一瓢地舀着桶里的水,从孩子的肩胛上、脖颈上冲下去。每冲一下,孩子都要猛地打个激灵,两人都发出一阵快意的叫声。那时的他们,作为我生活中的活着的爱的标本存在着。我想,幸福的人儿大概应该就他们那个样的:烧着柴火,



围住一个火坑，一家人守着哪里也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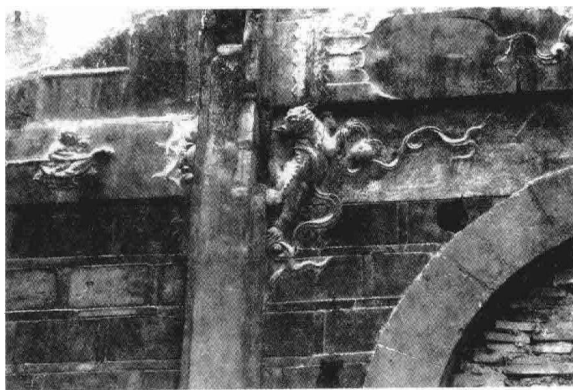
生活似乎按着节奏继续的，踌躇中我有了身孕。婆婆非常热心地找来一根红丝线，穿进针里打结，倒提着置于我右手的腕关节上方约30厘米处。针会随脉搏摆动。按照婆婆的经验，如果针顺着手臂方向竖摆则必生男，如果横着摆则必生女。我无法拒绝她，尽管我很厌烦这种关心。可在这间黑暗的小屋里，我像一个犯过重大错误的人在默默地清洗我的罪。我已经习惯于忍受一切。有时我加班回来晚了，婆婆还会在半夜小便时敲开我的门，在那间没有一个窗子的“卧室”里拉开灯，象巫婆一般地取出那根红线系着的针，看到它在我右手上方沿手臂竖摆上三四十次后，她才放心地离去。婆婆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最高权威，除了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还因为她一气生了五个儿子，且无一女孩。平日里还见好多人提着些鸡、蛋、红塘什么的来我家找婆婆讨要秘方。婆婆就从黑黑的木桶里面拿出一个小布袋给来人，后来果真也见些人再提着东西来答谢过她。

我却生了女孩。这是吴家的长孙。婆婆歇斯底里一阵狂骂。记得她最后一句话是说孩子，两个字：野种。

懦弱的丈夫也跟着走了。我无奈地支撑着，忍着伤口的痛，更忍着心口的痛，独自艰难地照顾孩子。十天后，伤口拆了线，我抱着孩子坐公共汽车回了家。屋很小，就二十来平方。没法作饭。那之前我是在单位食堂吃，可现在离单位远了，我不得不依靠公公。于是婆婆常借口公公做的饭糊了衣未洗干净发脾气摔东西做样子给我看，一次又一次。我成天望着那棵梧桐树掉泪，那泪又沿着脸颊跳舞一般蹿进颈项里，胸窝儿里，直逼得那里发寒发冷。

我决意独立生活。这独立也不过是抱着孩子去不远处的米粉馆端米粉吃，以保持我最后的点点尊严。一天又一天，我含着泪吃着同样的米粉，看着怀孕的女人们在男人们的宠爱下慢条斯理地骄傲十足地在大街上徜徉而过，内心酸楚地期待着生活某一天的改变。有一天，我走在从米粉馆回来的路上，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一滴一滴像石子一样打得人生疼。我小跑着，突然拌到一块大石头，重重地摔了下去。孩子被抛去几米远，在雨中惊恐地大哭起来。米粉也被泼得到处都是，一根一根地在雨中跳跃。碗碎成了很多小片，很尖硬地挺着。刚巧陆弟从巷子那头走来，用那一对怯弱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有些不知所措。瞬间陆弟从地上捡石子一样抱起了我的孩子。我艰难地爬起来，发现裤子已在地面擦破了一个

南街武昭寺



时光里的古城

伤痕



南街老革委会



洞，泪水、雨水交织在脸上。我一瘸一瘸地朝家里走去。陆弟扯开夹克，将孩子藏进去在后面跟着，一句话也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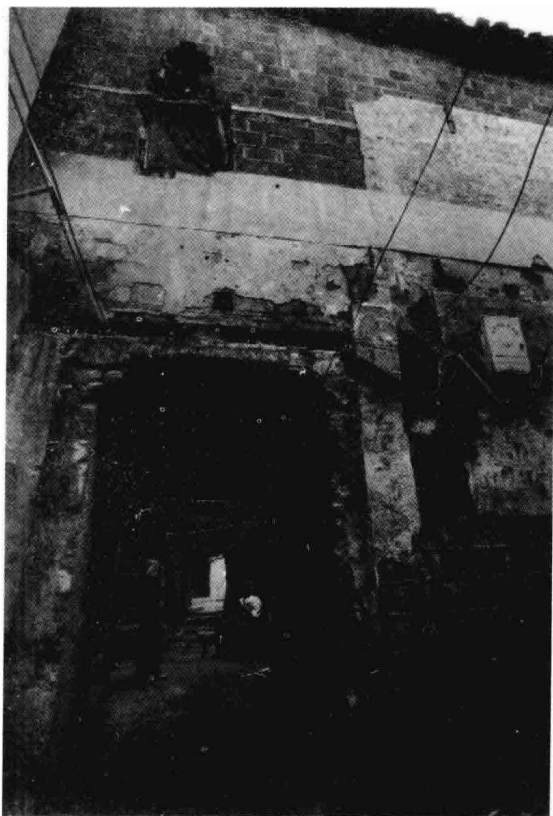
我决意修厨房。让我料想不到的是，陆弟这天中午竟也拘着身子来到我屋门前，边咳嗽边用沙哑的低音对师傅说：“这塔吹的是东北风，厨房的门要往南开，这样既省煤又不被煤气呛着。”

我感觉前天下过雨的空气真好，太阳又透过湿润的大气层把明朗的光线洒了下来，一切显得明朗干净。

“水管要装进厨房，在外面接水要经过一个屋檐，长太多青苔藓，滑，容易摔跤。”“切菜的菜台要做低一些。”陆弟在兄长似地做着主，看也没看我一眼，那刻我真怀疑那薄薄的身躯里竟蕴藏有如此的勇气。师傅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我肯定地点点头。接着陆弟开始在吃力地搬砖。我很想开口跟他说不要他帮忙，可我嘴象打蜡封住了似的。一条大黑狗从塔外一阵跑过，这警醒了我：这周围不久就会有人下班路过。我心虚地盼望着陆弟早早离开，虽然陆弟瘦弱得如同夏衍笔下的芦柴棒，可他结了婚，并且还生了豆豆，就还是一个男人。

厨房修起后，挡住了大半窗户，我也很难再趴在那小半叶窗下往外看了。我整天忙于哄孩子，洗屎尿片，做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那棵古老的梧桐树又露出他斑驳沧桑的面容，在秋风里萧瑟地叹息着。



风中的老屋